

溝通

「如果我不夠黑，又不夠白，那麼我到底是誰？」不顧天空仍下著傾盆大雨，非裔鋼琴家 唐·薛利 喊出心中最深切的苦痛。

種族歧視是一把刀，無情劈開了人與人之間的界線。它是一道牆，由無知的人們日夜堆砌，用誤解，用主觀的批判，用我族中心主義……，一磚一瓦建造一堵全人類歷史的恥辱，缺乏溝通的結果，是讓後人看見一道又一道的傷疤。

身處美國種族歧視嚴重的 60 年代，儘管 唐·薛利 擁有聖彼得堡音樂學院，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和美國天主教大學的學歷，卻始終無法成為一位古典音樂家。囿於人們只看見事物的表象，唐·薛利 因黝黑的膚色飽受眾人歧視，他既無法融入黑人族群也無法打入白人的社會，更面臨嚴重的身份危機。最後他選擇了他最擅長的溝通方式—音樂。

「你知道為何 唐·薛利 放棄在北方的表演機會，卻堅持要深入南方嗎？」其中一位與他一同三重奏的俄籍白人，在電影《幸福綠皮書》中問道。「因為勇氣，勇氣便能改變人心。」溝通除了需要具備專業能力，還需要勇氣，如同一位拓荒者，不僅要突破彼此豎立已久的心防，還要披荊斬棘去除對方根深蒂固的成見。精湛的琴藝讓眾人

漸漸忘卻用膚色去劃分彼此，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演出，唐·薛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與世人溝通，文化的交流不需言語，在流瀉的樂音中人們不再區分你我，不論種族抑或階級，人人都應當被平等看待。深入歧視甚深的美國南方，他試圖證明黑人也擁有與白人一般，甚或超越白人的能力，黑人也該得到應有的尊重。

溝通是一門艱深的課題，透過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，耐心傾聽，最終才能達成「理解並包容」的終極目標。在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《幸福綠皮書》中，敘述了 唐·薛利 聘用義大利裔白人 東尼·瓦勒隆 加為司機，並南巡演出的一段旅程。起初 東尼 和許多白人一樣，只憑著 唐·薛利 的膚色便簡單地對他妄下定論。然而隨著雙方不斷的溝通、爭執和討論，他們漸漸找到了共同點，最終打破文化差異，互相認同，成為相知相惜的摯友。

德國哲學家 叔本華 說：「人有如寒冬裡的刺蝟，互相靠得太近，會覺得刺痛，彼此離得太遠，卻又會覺寒冷，人必須保適當的距離過活。」溝通便是這適當的距離，如同影片中個性天差地別的兩人，在談話的過程中都為彼此保留空間，在不觸碰對方底線的前提之下，循序漸進地讓對方理解到自己所想要表達的訊息。

溝通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為了改變任何一方，而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，讓彼此有更深刻的理解。當我們願意踏出溝通的那一步，便是

將自己拉出以往狹隘的認知，敞開心胸去看見這世界的多元。當人們學會溝通，黑白分明的世界也能變得多彩多姿。溝通將成為人們推倒心牆，最強大的動力。